

诗苑译林—

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

爱伦·坡诗集

著曹明伦译

爱伦·坡诗集

〔美〕爱伦·坡 著

曹明伦 译

Edgar Allan Poe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伦·坡诗集 / (美) 坡 (Poe,E.A.) 著 ; 曹明伦
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9
(诗苑译林)

ISBN 978-7-5404-5657-3

I. ①爱… II. ①坡… ②曹… III. ①诗集-美国-
现代 IV. ①I7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37890号

爱伦·坡诗集

[美] 爱伦·坡 著

曹明伦 译

出版人：刘清华

特约策划：韦白 龚旭东

责任编辑：吴健

装帧设计：萧睿子

内文排版：钟灿霞 谭细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1

书号：ISBN 978-7-5404-5657-3

定价：32.00元

译者说明

1. 本书诗歌、诗序和诗人年表所据原文出自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奎恩教授（Patrick F. Quinn, 1918—1999）编注的《爱伦·坡集：诗歌与小说》（*Poe: Poetry and Tales*.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1984），附录的《创作哲学》和《诗歌原理》所据原文出自美国普渡大学汤普森教授（G. R. Thompson, 1937—）编注的《爱伦·坡集：随笔与评论》（*Poe: Essays and Reviews*.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1984）。
2. 除注释中有说明之外，标于每首诗后的年份表示发表年份，而非写作年份。
3. 本书的脚注有4种标示：1) 爱伦·坡自己的注释未署名者用“——原注”标示（已有署名者保持原署名）；2) 奎恩教授的注释用“——编者注”标示；3) 译者的注释用“——译者注”标示；4) 在需要对“原注”或“编者注”加以说明的地方插入或增加“（【译者按】……）”标示。

爱伦·坡其人其文

——代译序

曹明伦

“我不在乎我尘世的命运 / 只有少许的尘缘—— / 我不在乎我多年的爱情 / 被忘却在恨的瞬间：—— / 我不悲叹我孤寂的爱人 / 生活得比我快活， / 但我悲叹你为我而伤心， / 我仅仅是一名过客。”这是爱伦·坡二十岁时写的一首小诗，原名 *To M*（《致M》），曾收入他第一次署名出版的诗集《阿尔阿拉夫、帖木儿及小诗》（*Al Aaraaf, Tamerlane, and Minor Poems, 1829*）。爱伦·坡在同年还写过一首题为《孤独》（*Alone*）的诗，诗中道：“从童年时起我就一直与别人 / 不一样——我看待世间的事情 / 与众不同……”

一名与众不同的孤独的过客，这既是爱伦·坡为自己绘的自画像，也是这位天才作家在世时的真实写照。的确，爱伦·坡时代的美国文坛文

豪辈出（如欧文、库珀、梭罗、霍桑和爱默生等等），但时间最终只为他戴上了天才的桂冠。然而真正的天才都是不幸者，因为他们很难得到同代人的理解和赏识。爱伦·坡曾试图阐释死亡欲望（death wish），可在弗洛伊德为其下定义之前，谁会理解这种欲望呢？爱伦·坡常常描写血淋淋的暴力，可在海明威那些短篇小说问世之前，谁会认为暴力小说也是纯艺术呢？爱伦·坡特别擅长制造恐怖悬念，可那个时代的读者尚不知“心理恐怖小说”（psycho-thriller）为何物。爱伦·坡不止一次地以双重自我作为小说的主题，可当时评论家的词库中还没有分裂人格（split-personality）这个字眼。爱伦·坡仰天浩叹青山绿水被高炉浓烟蹂躏，可19世纪的芸芸众生还没有环保意识。爱伦·坡俯首嗟吁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可那时的文人学者并不热衷于谈论终极关怀。更有甚者，当笔者读霍金的《时间简史》时，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想必读过爱伦·坡《我发现了》（*Eureka*）之后再读《时间简史》的人多少都会由此同感。霍金的“大爆炸”难道不像爱伦·坡的“神性自我扩散”？霍金的“黑洞”难道不像爱伦·坡的“绝对空白”？霍金的“大爆炸奇点”难道不像爱伦·坡的“辐射中心”？而且两书都得出

同一结论：宇宙之存在乃从“无生有”到“有化无”的一个过程。只不过前者的支撑是一个艺术家头脑里幻影般的概念，而后来的依据则是现代理论物理学。

爱伦·坡在《诗歌原理》中评论平克尼（E. C. Pinkney, 1802—1828）的一首诗歌时说：“不幸的是平克尼先生出生在遥远的南方，若是他生在新英格兰，也许早就被……封成了美国的头号抒情诗人。”^①如果说平克尼真是生错了地方的话，那么爱伦·坡则是生错了时代。这位不幸的天才本该生在我们这个不幸的世纪。似乎他当时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他在《我发现了》中借用开普勒的话说：“我不在乎我的作品是现在被人读还是由子孙后代来读。既然上帝花了六千年等一位观察者，我可以花上一个世纪来等待读者。”^②爱伦·坡谢世已整整一个半世纪，但愿他等来的读者能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① Poe, Edgar Allan. "The Poetic Principle." *Poe: Essays and Reviews*. Ed. G. R. Thompson.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1984. 83.

② Poe, Edgar Allan. "Eureka: A Prose Poem." *Poe: Poetry and Tales*. Ed. P. F. Quinn.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1984. 1270.

一、爱伦·坡的身世

1827年5月，位于波士顿市华盛顿街70号的一家小印刷所出版了一本名为《帖木尔及其他诗》的薄薄的诗集。那家印刷所的老板兼工人是个十九岁的小伙子，名叫卡尔文·F. S. 托马斯，他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了该书的扉页上。那本诗集的作者是个十八岁的青年，名叫埃德加·爱伦·坡，但他在诗集上留下的作者署名则是“一个波士顿人”。时光荏苒，那位姓托马斯的印刷商自那之后便销声匿迹并无从查找，而那位匿名作者后来却蜚声文坛并名垂青史。那本收诗10首、只印了大约50册、售价为12美分半的诗集原版如今只有4册留存于世，^①早已成了美国文库中的无价之宝。

爱伦·坡在这个世界上只羁留了四十年（1809—1849）。世人都知道他命途多舛，半世坎坷。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却并不像某些学者说的那样充满了痛苦和屈辱。孩提时代的爱伦·坡应该说是幸福的。虽然生父在他出生后不久便离家出走，生母也在他不足三岁时就撒手人寰，但在他的记忆中，三岁以前的生活几乎是一片空白，他所依

^① 参见 Porges, Irwin.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69. 59.

稀记得的只有生母那双乌黑的眼睛。养父母爱伦夫妇待他很好。他六岁时随养父母迁居英国，在英国五年他上的是私立学校，十一岁返回美国后他继续上学，直到1824年，少年爱伦·坡仍然生活在幸福之中。在里士满养父母的家里，他几乎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家具齐备的房间，最新式样的服装，各种他爱读的书籍，甚至还有一架养父约翰·爱伦为他买的天文望远镜，并经常约朋友来家里和他一起眺望星空（他对天文学的感性认识就是在那个时期获得的）。

少年时代的爱伦·坡的确遭受过一次打击，那是因为一个女人的夭亡。这女人是他同学罗伯特·斯坦纳德的母亲，她端庄美丽，成了爱伦·坡心中美的偶像。1824年4月，三十一岁的斯坦纳德夫人病故，他为此非常伤心，其后很长一段时间神思恍惚，常做恶梦，而且多次在夜里到斯坦纳德夫人坟头哭泣。这种“失美之痛”使他后来写出了《致海伦》一诗。就在斯坦纳德夫人去世前后，约翰·爱伦的商行在长时间不景气之后终于倒闭（他只是在次年因继承了一笔遗产才又重振家业）。这段时间爱伦动辄发怒，爱伦·坡开始感到往日的父爱越来越少。不过约翰·爱伦仍然把他送进了弗吉尼亚大学，但令人费解的是，当时弗吉尼亚大学

一年的费用约为 350 美元，而爱伦每年只给他 110 美元。^①这导致了他后来中途退学并最终与养父决裂，开始了他的漂泊生涯。

他当然是怀着他的文学梦开始漂泊的，可惜他在波士顿出的那本《帖木儿》无人问津。迫于生计，他化名应征入伍，后来还进了西点军校。

（在进军校之前，他在巴尔的摩找到了他的祖母伊丽莎白·凯恩斯·坡，她当时同守寡的女儿玛丽亚·克莱姆一家住在一起。）可他对文学的渴望使他设法离开了军校。在其后的日子里，他先后流寓于巴尔的摩、里士满、费城和纽约，在《南方文学信使》、《绅士杂志》、《格雷厄姆杂志》、《明镜晚报》和《百老汇杂志》等报刊当过编辑。他是 1835 年 8 月从巴尔的摩赴里士满任《南方文学信使》助理编辑的，而他的祖母伊丽莎白·坡已于当年 7 月去世，所以他在里士满安顿之后便把他的姑妈玛丽亚·克莱姆和她的女儿弗吉尼亚接到了身边。他于 1836 年 5 月同他这位十四岁的小表妹结婚。婚后他当然也有过欢乐和幸福，但更多的却是在为支撑这个三口之家而苦苦挣扎，同时也在为创

^① 参见 Porges, Irwin.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69. 44.

办一份他自己能当家作主的文学期刊而劳累奔波。弗吉尼亚于 1847 年 1 月因病夭亡。1849 年 10 月 3 日，有人在巴尔的摩街头发现了处于昏迷状态的爱伦·坡，四天后他死于一家医院。据目击者称，他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上帝保佑我可怜的灵魂。”

世人多把爱伦·坡后半生的不幸归咎于他的养父约翰·爱伦，更确切地说是归咎于爱伦没给他留下遗产。但这种看法似乎有失偏颇，因为约翰·爱伦与坡的决裂说不上谁是谁非，何况没有遗产和穷途潦倒并无必然联系。爱伦·坡当然有理由抱怨爱伦抛弃了他，因为他打记事儿起就作为爱伦的养子生活在他的家中。他曾希望有朝一日能继承爱伦的部分遗产，他认为爱伦的“绝情寡义”不仅是要掐断他的经济来源，而且是要毁掉他的文学抱负。但爱伦的“绝情寡义”也自有其道理，毕竟他与坡并无血缘关系，他当时收养坡仅仅是出于同情，他已经让坡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他曾希望坡有朝一日表现出能继承他经商事业的倾向和能力，可爱伦·坡除了写诗似乎对其他事都不感兴趣，所以他也有理由抱怨坡背叛了他。坡与爱伦的决裂，实际上是两个性格志向都截然不同的男人的分手。约翰·爱伦固执、冷峻、讲求实际，而坡则敏感、冲

动、充满幻想。爱伦生活在他的商品现实世界里，而坡则沉溺在他的文学梦幻世界中。所以他俩的决裂说不上谁是谁非，因为这对他俩都是一种不幸。爱伦的不幸在于他收养了一个在性格志向上与自己没有丝毫共同点的孩子。坡的不幸在于他一直混淆了他置身于其中的现实和他想象中的世界。这种混淆不仅使他难以与养父沟通，而且也使他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想必他也有过“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男儿气概，因为当时朗费罗的一首短诗便可得50美元稿费，库珀的一组短篇小说也获得过上千美金。^①无奈他生不逢时，当时的读者、评论家和书商都意识不到他的诗文是天才的杰作，连他最好的小说《丽姬娅》也只获得10美元稿酬，《我发现了》一书的稿费仅为14美金，^②而且他许多作品实际上都是无偿发表，《怪异故事集》出版的报酬就是出版商免费给他的一些样书。^③结果他的笔不仅没能为他挣得创办一份文学期刊所需的“千金”，而且几乎难以维持他那个三口之家的

① 参见 Porges, Irwin.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69. 111.

② 参见 Hammond, J. R. *An Edgar Allan Poe Companion*. Hong Kong: Macmillan Press, 1983. 68 & 110.

③ 参见 Porges, Irwin.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69. 102.

温饱。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继续用他那支笔写出他的想象、梦境、思考和探索，同时也写出他对某些能获高额稿费的二流作品的轻蔑，写出他对某些互相吹捧的二流文人的愤慨。他曾写过许多指名道姓的批评文章，结果在文学圈子内大量树敌，使他本来就好过的日子更加难过。他似乎故意导演了一出悲剧。他似乎是亲手点燃了一团大火，而且最终在这团悲剧的烈焰中焚烧了自己。他为不朽而付出了整个生命，不过这也许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二、爱伦·坡的小说

爱伦·坡一生写了 70 篇小说（含残稿《灯塔》），除《阿·戈·皮姆的故事》长达 12 万字之外，其余 69 篇都符合他在《创作哲学》中制订的长度标准，即“任何文学作品的长度都有个明确的限定，那就是能让人一口气读完”。^①后人对爱伦·坡的小说有不同的分类，有的将其分为幻想小说、恐怖小说、死亡小说、复仇凶杀小说和推理小

^① Poe, Edgar Allan. "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 *Poe: Essays and Reviews*. Ed. G. R. Thompson.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1984. 15.

说。有的将其分为死亡传奇、旧世界传奇、道德故事、拟科学故事和推理故事。不过当代评论家对爱伦·坡小说的分类已日趋统一，大致分为四类，即死亡恐怖小说、推理侦探小说、科学幻想小说和幽默讽刺小说。

死亡恐怖小说是爱伦·坡小说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类。其中著名的篇什有《厄舍府之倒塌》、《威廉·威尔逊》、《瓶中手稿》、《红死病的假面具》、《陷坑与钟摆》、《泄密的心》、《丽姬娅》、《椭圆形画像》、《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和《黑猫》等等。这些小说的背景多被置于莱茵河畔的都市、亚平宁半岛上的城堡、荒郊野地里的古宅以及爱伦·坡心中那片变化莫测的“黑暗海洋”，情节多为生者与死者的纠缠、人面临死亡时的痛苦、人类的反常行为以及内心的矛盾冲突。这类小说气氛阴郁、情节精巧、有一种梦魇般的魔力。但这种魔力是不确定的，所以半个多世纪来，评论家们对这些小说的看法总是见仁见智。有人认为这些小说内容颓废，形象怪诞，基调消沉，表现的是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有人则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或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来解读这些小说，认为爱伦·坡在这些小说中表现了一种比人类现实情感更深沉的幻觉体验。具体举例来说，过去有人认

为《瓶中手稿》和《阿·戈·皮姆的故事》写的不过是惊心动魄的海上历险，而现在却有人认为前者象征人类灵魂从母体子宫到自我发现和最终消亡的一段旅程，后者则象征一段人类精神从黑暗到光明的漫长求索（*a spiritual Odyssey from darkness into light*）；过去有人认为《厄舍府之倒塌》是美国南方蓄奴制社会必然崩溃的预言，而今天则有人认为《倒塌》实际上是宇宙终将从存在化为乌有的图示。总而言之，当代西方学者认为爱伦·坡的死亡恐怖小说之解读范围非常宽泛，他们甚至从中发现了他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亲缘关系。不过笔者在研读爱伦·坡的作品时有一种深切的体会，那就是他描写恐惧是想查寻恐惧的根源，描写死亡是想探究死亡的奥秘，而这种查寻探究的目的是为了最终能坦然地直面死亡。正如他在《我发现了》一文的篇末所说：“……当我们进一步想到上述过程恰好就是每一个体智能和其他所有智能（也就是整个宇宙）被吸收回其自身的过程，我们因想到将失去自我本体而产生的痛苦便会马上停息。”^①

爱伦·坡是推理侦探小说的鼻祖，这早已是

^① Poe, Edgar Allan. "Eureka: A Prose Poem." *Poe: Poetry and Tales*. Ed. P. F. Quinn.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1984. 1359.

举世公认的定论。不过在爱伦·坡的时代，英语中还没有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ies）这个说法，爱伦·坡自己将这类作品称为推理小说（tales of ratiocination）。一般认为爱伦·坡的推理小说共有4篇，即《莫格街凶杀案》、《玛丽·罗热疑案》、《被窃之信》和《金甲虫》。但就故事情节而论，他那篇“油腔滑调”的《你就是那人》（*Thou Art the Man*）似乎也应归入此类。爱伦·坡在前3篇推理小说中塑造了业余侦探迪潘的形象，并创造了推理侦探小说的基本模式。尽管他的初衷只是想证明自己具有分析推理的天赋，而不是要创造一种新的小说类别，但事实上他这几篇小说却对推理侦探小说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福尔摩斯这位家喻户晓的大侦探实际上就脱胎于爱伦·坡笔下的迪潘。福尔摩斯的塑造者柯南道尔曾感叹，在爱伦·坡之后，任何写侦探小说的作者都不可能自信地宣称此领域中有一方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天地。他说：“一名侦探小说家只能沿这条不宽的主道而行，所以他时时都会发现前方有爱伦·坡的脚印。如果他偶尔能设法偏离主道，独辟蹊径，那他就可以感到心满意足了。”^①

① Symons, Julian. *The Tell-Tale Heart: The Life and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8. 225.

爱伦·坡不但是侦探小说的鼻祖，而且是科幻小说的先驱。尽管严格说来他的科幻小说只有2篇，即《汉斯·普法尔登月记》和《气球骗局》，但前者比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早30年问世，后者也比凡氏的《气球上的五星期》早写19年。爱伦·坡固然不以其科幻小说著称，但他对西方科幻小说的影响却非常深远。有学者认为他是“科幻小说的奠基人”（founder of science fiction）^①，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之父”（Indeed he can in a real sense be regarded as “the father of science fiction.”）^②。著名科幻作家凡尔纳在1864年论及爱伦·坡的影响时说：“他肯定会有模仿者，有人会试图超越他，有人会试图发展他的风格，但有许多自以为已经超过他的人其实永远也不可能与他相提并论。”^③

幽默讽刺小说是爱伦·坡小说的一个大类，就篇数而论占了他小说的三分之一，其中脍炙人口的篇什有《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

① Ragan, Robert, ed. *Poe: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67. 8.

② Hammond, J. R. *An Edgar Allan Poe Companion*. Hong Kong: Macmillan Press, 1983. 132.

③ 同上。